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四十九卷 江彬奸佞（錢寧附）

武宗正德七年冬□月，內旨欲調邊兵入衛京師，大學士李東陽等及府、部、科、道力諫，不聽。時幸豎有獻密計者，言京軍不習戰陣，欲調宣府官軍入衛京師，而以京軍充數戍邊，每歲春秋更調，如班操例。上遣司禮監谷大用至閣議，東陽力持以為不可。大用謂上有先入之言，不可破，姑試之以俟再議。東陽曰：「某等職在論思，今日曲從，即有後患，百死何贖！」乃上疏曰：「宣府，京師北門，切近漠北。朝廷屯宿重兵，分地防守，尚恐不給，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。近因流盜猖獗，動調官軍，乃一時權宜，甚非得已。蓋京軍官軍，各有分地，無故而動，一不便也。京軍備邊，不習戰陣，恐傷國威，二不便也。京軍出京，駭人耳目，聞之各處，未免驚疑，三不便也。京軍在外，恃勢淫怙，將官護短而不可禁，邊方受害而不敢言，四不便也。邊軍在內，狎恩恃愛，傲睨軍民，蔑視官府，小則怠緩，大則違法，治之則或不能堪，縱之則愈不可制，五不便也。遠違妻子，棄捐墳墓，或風俗之不相宜，或糗糧之不相續，六不便也。糧草之外，必須行糧，布花之外，必須賞賚，糜費無紀，七不便也。往來交替，日無寧息，倉卒之際，或變起於道途，厭倦之餘，或患生於肘腋，八不便也。示京營之空虛，見中國之單弱，九不便也。西北諸邊，見報聲息，唇齒之地，正須策應，脫有疏失，咎將誰歸？□不便也。」疏上，翌日竟降內旨行之。召大同游擊江彬等人京師。彬，宣府人，驍勇狡險，時從宣府副總兵張俊征流賊於山東，惟殺掠良民以邀賞。班師入京，賂錢寧，引入豹房，得見上。彬機警，善迎人意，上喜，留侍左右，升左都督，冒國姓為義兒，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，因請盡調遼東、宣府、大同、延綏四鎮精兵，入京操練。時許泰、劉暉等皆有寵於上，號「外四家」，而彬尤甚。邊卒縱橫驕悍，都人苦之。上嘗於西內練兵，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，校騎射，或時為角抵之戲。上戎服臨之，銃礮之聲不絕禁中。千戶周麒常叱之，彬竟陷麒死，於是左右皆畏彬。

八年冬□月，以錢寧掌錦衣衛事，賜姓朱。寧，鎮安人。太監錢能鎮守雲南，寧幼鬻能家，能死，事劉瑾，因得見上，上甚悅之。嘗醉，枕寧臥，百官候朝至晡，莫得帝起居，但伺寧。寧內侍帝，外招權納賄，諸大臣造謁恐後，小拂意即中害。內侍武臣率重資投寧，求鎮守總兵。都察院經歷錢岌至拜寧為父，密伺廷臣忤寧者彈斥之。是時，內臣張銳掌東廠，威勢與寧埒，中外號曰「廠衛」。

九年春二月，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。近幸朱寧、張銳、張雄等日導上游吹微行，不可諫止。

□年秋七月，浙江左布政方永良劾朱寧鬻鈔害民，不報。時寧黷貨無厭，以鈔二萬發浙江，易銀三萬餘兩。良永上言：「四方群盜甫息，瘡痍未瘳，邊塞多虞，浙東、西兩省為災，嗷嗷千里，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，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，而民心傷；民心傷則邦本搖，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？臣惟朱寧竊寵以來，陛下之賜與無算，四方之饋遺不貲，篋笥之中必不少此，乃苛斂無已，負恩實深。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，下之詔獄，明正典刑。仍急行浙江巡按監察御史，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，民怨可慰，臣死且甘心。倘不以臣言為然，置之不問，日復一日，尾大不掉，必蠹軍食民，肆無厭之求，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，陛下悔之晚矣。」疏入，寧頗懼，乃委過下人，遣衛卒追所發鈔，而以價銀還之民。時寧怙寵藉威，舉朝屏息，獨永良訟言攻之，憾之不置。尋永良上疏乞致仕，從之。

□一年春正月，上御豹房，與江彬等同臥起。彬、泰、暉皆賜姓朱。彬等與都督錢寧，中貴張忠、盧明、秦用、蕭敬，優人臧賢表裡擅權為奸，諸司章疏多阻格不上。然諸寵皆出彬下，彬時導上出宮禁，遊獵近郊，群臣諫，不聽。

八月，大學士楊一清上疏乞休，略言：「宮府異體，用舍違宜，官帑空虛，浮費冗食不能革，民力困弊，徵求苛斂不能除。讒言可以惑聖聽，匹夫得以搖國本，禁庭雜介胄之夫，京師無藩翰之托，地震天鳴，日食星變，旱乾水溢，報無虛日，顏顏在位，將安用之！」疏入，忤朱寧，致仕歸。

□二年夏六月，中旨革彭澤職為民。先是，彭澤經略哈密，納幣土番，頗失國體。既召回，掌都察院事，常與言官論及朱寧，輒忿曰：「吾恨不手刃、此賊！」兵部尚書王瓊數憾澤，因以語寧，且曰：「吾為公致彼來，公自察之。」遂招澤相過，匿寧屏後，故以言激之，澤復大罵。寧由是深銜之。至是，瓊劾澤擅命納幣土番，致啟邊釁。奏上，寧營內旨除名。

八月，上出關遊獵。先是，江彬等屢導上出宮，遊戲近郊。彬並騎鎧胄，幾不可辨，因子數言宣府樂。至是遂出居庸關，至宣府臨塞下。巡關御史張欽上疏諫，不報。彬為上營鎮國府第於宣府，鞏豹房珍玩女御其中，時時人民家益索婦女以進，帝樂之忘歸。

九月，上幸大同，獵陽和諸城。上時獨乘一馬，鹵簿侍從皆不及。

二□七日，方獵，天雨冰雹，軍士有死者。是夜，又有星隕之異。明日，駕赴大同，北寇數萬騎犯陽和，掠應州，上命諸將擊之，引去。

□月，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：「都督江彬以梟雄之資，懷儉邪之志，自緣進用以來，專事從諛導非，或遊獵馳驅，或聲色貨利，凡可以蠱惑聖心者，無所不至。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，幸功德寺，又幸昌平等處，流聞四方，驚駭人聽。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，既臨宣府，又過大同，以致寇騎深入應州，使當日各鎮之兵未集，強寇之眾沓來，幾何不蹈土木之轍哉！是彬在一日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。」不報。上還京，封江彬南伯，許泰安邊伯，冒應州功也。

典膳李恭俱疏請回鑾，指切江彬罪，擬朝賀上之。彬聞，逮恭拷斃於獄。給事石天柱刺血上疏，御史葉忠言尤深切，俱不省。

□三年春正月，上郊祀畢，復出關遊幸。太皇太后王氏崩，乃還京。

江彬為營卒報怨，遣百戶朱英執人於平谷。御史董相杖而繫之，且欲奏聞。彬遽譖於上，降相徐州判官。

夏四月，上以太后將祔葬，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，遂幸黃花鎮、密雲等處遊獵。

六月，寧夏塞有警，上復議北征，自稱「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」巡邊，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行，令內閣草敕。大學士楊廷和、梁儲、蔣冕、毛紀上疏力諫，且云：「萬一宗藩中援祖訓，指此為言，陛下何以應之？又或以朝無正臣，內有奸邪為名，陛下之左右與臣等何以自解？」不聽。廷和遂稱疾不出。上御左順門，召梁儲，面趨令草制。儲對曰：「他可將順，此制斷不可草。」上大怒，挺劍起曰：「不草制，齒此劍！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：「臣逆命有罪，願就死。草制則以臣名君，臣死不敢奉命。」良久，上擲劍去，乃自稱之，不復草制，彬亦罷副將軍。

命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。時錢寧意在寧藩世子，江彬意別有屬，梁儲厲聲曰：「皇上春秋鼎盛，建儲未易輕言，萬一有他，吾輩伏斧鑕矣。邪謀豈可聽徇！」兵部尚書王瓊、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力言不可，議遂寢。

七月，上北巡，出居庸關。先是，上既還京，輒思宣府樂，稱曰「家裡」。至是，復歷宣府至大同。大同巡撫都御史胡瓚乞回鑾。瓚以沙漠之地，不宜久留，而扈從邊將侍江彬等怙寵，大為邊地害，上疏極論，且引漢袁盎諫文帝為言。不報。

□月，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。彬索金壁裘馬數□萬，令邊吏獻虎豹犬馬。南京禮部右侍郎楊廉、兵部尚書喬宇上疏諫止。不報。

□四年二月，上自榆林還京。

三月，上自稱「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」，制下南巡。上欲登岱宗，歷徐、揚至南京，臨蘇、浙，浮江、漢，祠武當，遍觀中原。時寧王宸濠久畜異謀。制下，人情洶洶。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群臣上疏乞留，俱會關下。吏部尚書陸完迎謂曰：「主上聞直諫，輒引刀為刎狀。」完意蓋以阻言者也。於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疏先入，兵部郎中黃鞏、員外陸震聯疏入，吏部郎中夏良勝、禮部郎中范潮、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，醫士徐鑿以醫諫，吏部郎中張衍慶、禮部郎中姜龍、兵部郎中孫鳳、陸倬等率部寮

合疏入，工部郎中林大輅等、大理寺正周敘等、行人司副余廷瓚等，亦合疏先後入。上大怒，召江彬示之。以彬言下黃鞏、陸震、夏良勝、萬潮、陳九川、徐鑿錦衣獄。命舒芬、張衍慶、姜龍、孫鳳、陸倬等百有七人，跪午門外五日。林大輅、周敘、余廷瓚等二〇餘人，俱下獄。明日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。時舒芬疏最切直，而鞏以事出江彬，故獨劾之。芬疏略曰：「陛下之出，以鎮國公為名號，苟所至親王地，據勳臣之禮以待，陛下將朝之乎？抑受其朝乎？萬一循名責實，求此悖謬之端，則左右寵幸之人無死所矣。陛下大婚〇有五年，而聖嗣未育，故凡一切危亡之跡，大臣知之而不言，小臣言之而不盡，其志非恭順，蓋聽陛下之自壞也。尚有痛哭泣血，不忍為陛下言者，江右有親王之變，大臣懷馮道之心，以祿位為故物，以朝寧為市廛，以陛下為奕棋，以革除年間事為故事，特左右寵幸者知術短淺，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。使陛下得聞此言，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，安肯輕褻而漫遊哉！」鞏疏略曰：「陛下臨御以來，祖宗紀綱法度，一壞於逆瑾，再壞於佞幸，又再壞於邊帥之手，至是將蕩然無餘矣。天下知有權臣，而不知有陛下；寧忤陛下，而不敢忤權臣，陛下勿知也。亂本已生，禍變將起，竊恐陛下知之晚矣。」因陳六事：「一曰崇正學，二曰通言路，三曰正名號，四曰戒遊幸，五曰去小人，六曰建儲貳。」陸震見其疏稿，同署名以進。於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，禁中水自溢，高橋四尺許，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，時三月二〇五日也。

金吾衛指揮張英者，肉袒挾兩囊土數升，當蹕道哭諫，不允，即拔刀自刎，血流滿地。侍衛人縛送詔獄，問英囊土何為？曰：「恐汚帝廷，灑土掩血耳。」殞命獄中。是日，內旨舒芬等百有七人，俱廷杖三〇。疏首謫外任，餘奪秩半年。黃鞏等六人，俱廷杖五〇。徐鑿戍邊。鞏、震、良勝、潮俱削籍。林大輅、周敘、余廷瓚廷杖五〇，降三級外補。餘杖四〇，降二級外補。死杖下者，員外陸震，主事劉校、何遵，評事林公黼，行人司副余廷瓚，行人詹軾、劉槩、孟陽、李紹賢、李惠、王翰、劉平甫、李翰臣，刑部照磨劉珏〇餘人。車駕竟不出，彬等亦知朝廷有人，稍畏憚之。

六月，寧王宸濠反。初，錢寧受濠賄，左右之。太監張銳思傾寧，力言濠不法事。銳言先入，寧不知也。見帝且盛稱濠賢，帝不應。寧懼，乃馳報濠，而委罪臧賢。賢謫戍邊，中道使校尉偽為盜，掩殺之。帝亦執寧，下之獄。彬等欲邀功，贊上親征。會王守仁已擒宸濠以俘獻，上詔止之。

九月，上戎服至南京，令百官皆戎服迎，各官竟朝服往，上不問。〇五年春正月朔，上受朝賀於南京。時江彬率邊卒數萬扈從，恃恩無人臣禮，公卿而下，側足事之。魏國公徐鵬舉設宴招彬，不啟中道門，又不設座中堂。彬大怒，問故。對以高皇帝曾幸其第遂為故事。彬不得已，就宴。

六月，江彬遣兵官索南京各城門鎖鑰，兵部尚書喬宇危言止之。宇為南京兵部，務持法守正，亦多材略。每事稍裁抑彬，人倚以為重，彬亦頗憚之。一日，彬遣使索城門鑰，城中大駭。督府使問宇，宇曰：「守備者所以謹非常，城門鑰有祖宗法制在，雖天子詔不能得。」督府以宇言拒之，乃止。彬每矯制，日有所求，宇承制必請面覆始行，彬計少沮。時上駐蹕南京，久居舊邸，不入大內。復欲往幸蘇、浙、湖、湘間，宇倡九卿臺諫，三上章，伏闕請回鑾。上召彬議，彬怒，欲重譴。其黨勸之曰：「往歲京師已甚，何可再也！」彬意乃解，請慰諭百官各歸治事。

七月，扈從大學士梁儲、蔣冕跪伏行宮門外泣諫，請從百官奏回鑾，自未至酉。上遣中官取奏人，且諭之起。對曰：「臣未奉旨，不敢起。」乃令中官復出傳旨：「不日即還。」儲等出。

閏八月，上至鎮江。

〇月，上自南京班師。

〇六年春正月，上還京。江彬益驕橫，其所部邊卒，桀驁不可制。

三月〇四日丙寅，上以疾崩於豹房。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，奉遺詔迎取興獻王長子嗣皇帝位。初，上寢疾，彬猶改團營為威武團練，自提督軍馬，中外慮彬旦夕反。帝崩，彬偶不在左右，皇太后召廷和等議，恐彬為亂，秘不發喪，以上命召彬入。彬不知帝崩，並其子人，俱收之。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，厚賞彬所部諸邊卒，散遣歸鎮。執其黨數人下詔錦衣獄論罪，磔於市。籍其家，金七〇櫃，銀二千二百櫃，金銀珠玉珍寶首飾不可勝計，隱匿奏疏百餘本。世宗即位，正彬黨罪惡，謫戍及論死者數〇人，並誅錢寧。太監竄逐者亦數〇人。

谷應泰曰：

江彬以邊卒入侍，稔惡〇年，顛越乘輿，幾危社稷。然跡其所為，非有他謀，特崛強驚悍庸材耳。方彬之起家塞上，睥睨宮闈，此何異祿山之侍玄宗乎？且其外握邊兵，內交近侍，錢寧、張忠皆其羽翼。辟之莽乃依恭，卓復結讓，庭湊內附守澄，沙陀通好令孜，區區之天下，一物亡商，二憾覆晉。武宗存，則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武宗崩，即矯遺命以擅大寶，不待智者而決矣。而乃招致邊軍，入演大內，君臣戎服，兇器為娛。繼遂厭心萬乘，屏足九重，誘導以離宮之歡，恣情於馳騁之樂，搏蒼鹿，搯玄熊，樂如是足矣。即其殄滅善類，斥譴正人，血飛狂狴，逐半朝堂，亦猶之猛虎在檻，咆哮欲出，饑鷹在韉，忿揚思飛，初非有剪除異己之心，質劫公卿之志也。

夫彬本武人，而武宗所喜在戎服言兵。彬生沙磧，而武宗所喜在遊巡天下。順其志，則相與揚戈躍馬，拂其意，則相與嚴威峻法。同聲相應，同道相謀。《書》曰：「予有亂臣〇人，同心同德。」非徒聖主，彼亦誠然。逮其震主之威已立，赤族之禍將成，雖有中庸，亦必巧營三窟，計成百足。乃至武宗彌留之際，彬猶晏然歸臥第第，命一介之吏，奉尺一之詔，召之而即至，同車疾驅，父子駢首，何其愚與！

夫曹爽釋兵歸天子，求老私第；商鞅刑太子傅，孝公崩，欲自亡入魏。自古以來，器小而位高，威重則身危，奸邪前敗，禍患後隨，瀕死而不之悟者也。然予以為武宗之世，逆瑾之變，〇常侍、甘露之黨也。河北、山東、江西、四川之寇，黃巾、黃巢之亂也。寘鐺、宸濠之變，七國、八王之孽也。江彬之奸，董卓、祿山之變也。然而陰暄甫合，旭日旋升。大廈欲傾，漂搖不入者，則以構禍諸人，類皆乳臭，茫茫草澤，更無英雄。至於在內如六給事、〇三御史、編修舒芬等百有七人，在外如楊一清、王守仁、林俊、彭澤莫不慟哭斬奸，呼號阻駕，枕戈流涕，投袂登舟。觀於水溢宮門，橋柱七折，上天告譴，似為言官。兼之明星夜隕，特勸回鑾，吳、楚颶風，盡飽魚腹，此非諸君子格天之功，抑或祖宗在天之佑與？《傳》曰：「善人，國之紀也。」《詩》云：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」斯之謂與！